



利勝的死

著烏雪農丹利大意
譯武純伍

行印局書華中海

新 文 藝 叢 書

利 勝 的 死

意大利丹農雪烏著
伍 純 武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死的勝利

第一部

第一章

當她看見一羣人靠住那護牆，向下面街道上儘盯住看的時候，玉坡梨特停住了步，說道：『什麼事情發生了？』

微微地洩露着恐怖的表情，她不自覺地將手挽住喬琪底臂膊，好像要止住他的樣子。

向那些人們注視了一回之後，喬琪說：『一定是有人從這洋臺上

跳下去了。』他又說，『我們轉身好嗎？』

她猶豫了一會，心旌搖曳於好奇與恐懼之中，後來她說：『不。讓我們看，到底是怎樣的一樁事體。』

他們沿着這護牆走過去，一直到那路的盡頭。

不自覺地，玉坡梨特加快她的脚步，向那小堆聚攏來的人羣走去。在這三月的下午，平西塢是很冷落的了。偶然有些聲音，也在那灰暗沉重的大氣裏消失了。

『這就是什麼事了，』喬琪說。『有人自殺了。』

他們挨近那羣人們站住。全部看熱鬧的人們，都在很留神地對着那下面側道上凝視。他們多半是失業的工人。他們底面孔，各個不同，既沒有憐恤的樣子，也沒有悲慟的表情，那種不移的呆視，使得他們眼睛裏顯出一種野性的麻木來。

一個幼童跑了過來，極想看一個究竟；但他還沒有擠進多少，達到他認為滿意的地位的時候，就有一個立在旁邊的人，在一種得意的高興的，難以界別的聲調裏，像是爲了那新來的人不能得享受這份奇觀而就很開心似的對他高叫着說道：『你太遲了，他們已經將他搬走了。』

『到那裏？』

『到那聖瑪琍亞教堂去了。』

『死了？』

『唔，死了。』

另一個人，很瘦，皮色發青，項頸上圍住一條大毛巾的，半身探出牆外；他將煙管從口中取出來叫道：『在那地上的是什麼啊？』
他的嘴部扭歪着在一邊，看過去像是被火燒壞過的樣子，牠時常

抽縮着，好像是爲了一種苦味的流涎的不停地淌出來的緣故。他底聲音，深沉得好像是從洞裏發出來的。

『在那地上的是什麼啊？』他又說了一遍。

在下面的街路上，一個趕車的車伕，挨近牆腳邊蹲踞着。因爲要想聽清那回答，這些看熱鬧的人，就變得很鎮靜。在那側道上，可以看見一小堆黑黑的泥土。

『這是血呀，』車伕回答着，他並沒有站起來。

他用一根小棍的尖頭，繼續着在那血泥裏翻檢。

『還有別樣嗎？』拿煙管的人問。

那車伕站了起來。在他底小棍底尖頭上，他挑了一樣東西出來，從高處辨別不出是什麼東西。

『頭髮。』

『什麼顏色？』

『很秀的。』

那高牆形成的峭壁，給這聲音發出一種奇特的回聲。

『讓我們走吧，喬琪。』玉坡梨特請求着說。

心境擾亂，面無血色，她拉着她底愛人底臂膊，那時他正在近那人羣的短牆邊靠住，沉迷於那可怖的情景之中。

他們幽然地離開了那悲劇的地點。兩人底腦子裏，都被這自殺事件底悲痛的思想佔據了，那種難過的神情，可以從他們底臉上看得出來的。

『死了的人們真快活了！』末了喬琪這樣說。『他們不會再有煩惱的了。』

『這到是真的，』他底同伴說。

他們兩人發出的那種疲乏的聲調，好像明示着一腔無限的失望。她低下頭去，用淒苦和悔恨的話更說道，『可憐的愛啊！』

『什麼愛啊？』喬琪問，心頭早已有些不耐煩了。

『我們底，』

『你覺得牠在漸漸地變冷淡下去嗎？』

『在我，沒有。』玉坡梨特很莊重地說。

『可是，你想着在我這一方面的愛嗎？』喬琪追詢着。

一種含着惡意的氣惱，將他底話語也變得很鋒利了。他盯住她，又

說，

『可是，你想着在我這一方面的愛嗎？是不是？』

她仍是不發一言，她底頭更加垂得低了。

『你不願回答？你曉得你沒有在說實話啊？』

這裏有一個小停頓。雙方面都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願望要想洞

悉對方底心理。於是他就接着說道：

『這就造成了愛底苦痛底泉源。你或許還沒有感覺到。可是，自從你轉來之後，我不停地觀察着你，每天我都從你身上發見一種新的預兆。』

『什麼預兆？』

『一種不祥之兆啊，玉坡梨特。』於是，在心靈底痛苦底爆裂裏，他高聲說道：『哦，在愛底進展裏，人又不能失去他那敏覺的觀察的時候，那是多麼地可怕！』

她搖搖頭，有一種氣憤的樣子，她底臉也就板了起來。又來了，同以前的許多回數似的，仇視的心情，又在這兩個情人之中升起來了。每人都覺着被對方的不公允的猜忌刺傷了，於是在暗度裏，就對那節制住了的惱恨反抗着，有時衝破了節制，於是就發生野蠻的，不能挽回的

說話，和嚴重的告罪，和無理由的互相申斥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忿怒擒住了他們，磨難他們自己，扯裂和刑懲他們底心。

玉坡梨特就變得抑鬱而沉默的樣子。她愁眉不展，緊閉着雙唇。喬琪帶着怒笑看着她。

『是啊，這就是怎樣地牠要開始了，』他又說，仍是帶着他那不和悅的笑容，他底銳利的目光注視着她，『你在你底靈魂底最深處，發見一種騷擾，一種你不能够制止的暗昧的心焦了。當挨近我，你就在你底心胸裏感覺得一種自然而然地發生的恨我的痛苦——你不能够制止的痛苦。於是你就沉默了，你應當籌備着一份很大的力量來對我說的啊，我講的什麼你都誤會了，或者，不自覺地，即使是關於一份極小的事件，你都要很粗厲地訴着。』

她並不打斷他底說話，連要想阻止的樣子都沒有。被她那種冷淡

的態度所激怒，他依然不斷地譴責她，刺戟她，不但是任着他一己的性
格，同時也靠了那乏味的觀察，使他用了一種更加深刻的，有文法的語
氣來磨難他底同伴。因為受那分析工作的影響之故，他慣常總用一種
準繩的，明顯而精確的方法來表白自己，但是，在他獨個兒說話的時候，
他用來傳達他內心底要求底語氣的格式，每每還要來得過份些，而他
從觀察得來的心理的實情，也常常被他在話語中修改過，同時，在言語
裏，因為目光銳利所得的成見，也常將他真誠的情感蒙住，使他走到那，
好像他叫着說他已經發現了人家底秘密的動機的時候的錯誤上去。
他腦子裏被一堆個人的，或從書上得來的心理觀察，所阻撓了，結果，無
論關於他個人或別人底各種事物，都紛紜繚亂於他底眼前。

他續說：

『你要弄明白，我並不是罵你。我曉得，這並不是你底過錯。人人心

靈裏所有的敏覺的熱情，是有限的。這是一定的，那有限的部份，到了一定的時間，會得用盡的，也沒有一種力量，能够阻止這熱情的漸次地消散的。現在，你愛我也很久了——快兩年了。我們底愛情底第二週年，在四月二號，也快到了。你曾經想起過嗎？』

她點點頭。他重又申述着，好像是對自己在講似的，『兩年了！』

他們走到一張長椅上坐下。玉坡梨特很困憊地歎了一口氣，好像是被一種衰弱的病克服了坐下去似的。主教底黑色重車，從下面的路上經過，車輪在那些不平的小石子鑲成的街路上發出急響來。從福勒明林路傳來幾次悠然的號聲，過後，周圍的林子，又仍然被幽寂佔據了。天下了幾點雨。

『我們底二週紀念一定是慘淡的，』他接着說，一點也不憐惜他底憂鬱着的同伴。『但是，我們總得照樣地紀念牠。我有一種喜歡悲哀

的結果的心情呢。』

玉坡梨特苦笑着顯示她底憂鬱，並用一種想不到的，溫柔的語氣說：『爲什麼儘講這類忍心的話呢。』

她推尋地朝他底眼睛看了許久。一種要察看各人底心胸的，難以表白的慾望，第二次又佔據了他們了。她很知道她底愛人所感受着的痛苦的不豫；她很曉得他底暴戾的原因。想引他講話，使他得解除他心上底重負，所以她說：

『什麼事使你不快啊？』

她底這樣的嬌柔的語氣，在他沒有意思着的時候，就將他引到煩亂的情景中了。在這樣的口氣裏，他曉得她了解他，憐恤他了；他就感受到有一脈極大的，自恤心情，在他心胸裏湧了起來一種極深摯的情感，激動了他底全身。

『什麼事情使你不快活啊？』玉坡梨特重說着，摸着他底手，像要以肉體的溫摸以增加她底嬌柔的力量似的。

『什麼使我不快活？』他回應。『我要愛！』

攻擊已過去了。在這樣表示他底難愈的弱點的時候，他哀憐他自己底疾病。那激怒他底心靈的幽昧的仇恨，似乎也消散了。所以他明白了他對於這婦人所使的性子的不公平了，因為他認識了運命的必要底較高的程序了。沒有，並沒有什麼人使得他難堪。牠是從他自己底精靈裏發生出來的。他不應怪他所愛的女人，應當怪愛的本身。那愛，那這樣異常奮勇地，將全個自身伸展出去渴求的愛，他想，就是人類最大的苦惱。或者，直到死底時節吧，他將消沉於這最大的不幸之中。

當他復歸於靜默與沈思的當兒，玉坡梨特問：

『那末，喬琪，是不是你想我不在愛你嗎？』

『我相信現在你愛我了，』他回答。『但是，你能不能夠給我一種證明，說明在或者一月之後，或者一年之後，你仍然情願做我底人？你能夠告訴我，就是今朝，甚至於在這個時候，你是全部地屬於我的嗎？你有多少是屬於我的？』

『一切，』玉坡梨特呢喃地說。

『沒有，』他說，『沒有，差不多一點兒也沒有。我所想有的，我一點兒也沒有得着。我完全不懂得你。同別人一樣，在你底內心裏，暗藏着一個非我所能看穿的世界，對於牠，沒有熱情底奧秘能給我接近的。關於你底覺感，你底意見，和你底思想，我所曉得的不過是一小部份。語言說到最好的地方，也不是完善的記號。各人底心靈，又不能交流。你不能示我以你底靈魂。就是在我們最快樂的當兒，我們仍然是兩人，一直是兩人——分開來的，不能說是相知，心裏仍然是很孤獨的。我吻着你底眉

頭，同時在你底眉頭下面，也許存着一種不關心於我的念頭。我同你說着話，而我底說話，也或者會提醒了你，使你憶起往事，但可不是關於我底愛的。一個人在你面前走過，向你看了一眼，這輕微的一點兒事實，就在你底心裏激起了一種感情，但我是不能看得見的。即使你正在給我顯示着摯愛的時候，我也決不會曉得在你底腦子裏，會得有什麼回憶在閃過呢。啊，我對於你從前底生活，是如此地懼恐！我現在伴着你；我覺得很快樂，一種有時當你在我身傍的時節所發生的快樂。我撫愛你，講給你，聽你，我簡直完全忘懷了我自己。忽然間，在一刹那的當兒，一種思想又使我底心冷了。假使，沒有覺悟到這一點的話，在你底記憶裏我已激起了一種往日感覺着的幻像，往日底憂鬱的遺骸？我真不能形容出我底苦惱。這種熱情，吸引着去到那個我不明了的，在你我之中交流着的幻想去，但一轉瞬間，全都消滅了。你逃開我，偷開我，你變為難以接

近的了。而我呢，就獨個兒在那可怕的孤寂裏留着。十個，二十個月的交情，幾等於零。你，在我看來，仍然是同在未愛我之前似的一樣生疏。而我——我就停止愛惜，不再講話，退隱於自己底心靈裏，不作表面的誓約，我恐怕那極小的顫動，會得從你底心坎底最深處，將你底不能說的生括裏所沉澱下去的暗昧的渣滓，引了起來。於是，我們就受一種充滿着痛苦的悠久的靜寂包圍着，在那裏面，我們底心力就苦惱地，和不值地在消耗了。我問你「你在想些什麼？」你回答我說，「你在想些什麼？」我不懂得你底心情，你也不懂得我底。每一剎那間，在我們中間底距離，就更加分得開些，直到那極深濶的地位。」

『但是，』玉坡梨特反對着說，『我並不覺得有這些感想，我將自己給你，比以前都要多些的。我相信我底愛是要來得強烈些的。』
這種佔上風的確定，又將那有病者刺傷了。